

我在美国的日子

✿ 焦晓辉

我曾在洛杉矶呆过三个月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、生活习惯的迥异让我倍感孤独和不知所措。

一次，参加美国朋友的家庭宴会，宾朋满座。同桌有一年长的老妇人，为了表达礼节，我起身端起酒杯，微笑的向她进酒：“祝您老身体健康，福祥延年！”可是，老妇人并没有接受我的敬酒，相反脸色骤变，一句简短的“对不起”后，就离开了座位。我不得所云，同桌的朋友小声告诉我，美国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“老”，老年人绝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，哪怕是80岁的老妪，你也得赞美她：“您真年轻，您真漂亮，祝您一直美丽。”而在我国，“老”字在中国是尊称，老年人是很受人尊敬的，在美国，老却是“人老珠黄不值钱”的代名词。没想到，我为了表示东方人的友好礼貌，竟无意间伤害了那位老妇人，令她和我都狼狈不堪。

✿ 丁梅华

梦中的女孩

从什么时候起
所有被时间锈蚀的往事
已经爬满陡峭的墙壁
深深地触及这低矮的小屋

窗台上的花盆
被一种绿色所占据
如同音乐的律动
一次次侵袭这沉默的空间

是谁在生命的一隅
聆听到历史跋涉的脚步
又是谁从冬天到春天
让一个梦追逐一个梦

在没有告别的港口
阳光顺着升腾气体倾泻而来
告诉我！梦中的女孩
该以何种方式迎接你的莅临

写点关于身边人的一些事，一直都是我的心愿。但是，总因各种俗务难以静心；有时候想落笔了，又觉辞难达意。于是至今不曾认真写过一行字。

可是，近几年，这些我想写一写的亲人、邻居们竟一个个老去了，待想要和他们聊聊过往的时候，他们竟归于尘土了。真是非常的遗憾，甚至有些歉疚。我不是他们的忘年之交，但是除了我之外，他们身边的人又有哪一个会珍惜他们的历史？亲生儿女尚且不顾，遑论他人？

如今，我至亲的姥爷也走了。家人还在向我封锁消息，免得影响我的“学习”。

那么，我便写上几句，算是遥祭姥爷的头七吧。

去年年假之时，我在家里过年。姥爷拄了拐杖都走不好路了，而他早年就有很深的驼背，使得他经常会滚倒在地上，所以他一般也就不再走动，总是坐在小舍前的屋檐下晒太阳。偶尔眯起眼睛抬头看天，大部分时候都是把头埋在膝盖上打盹。我看着他的精神竟一年年的差了，心里

狗，主人会很不高兴，他会担心你喂给狗狗的食物有毒或是劣质的。无意之中，我又犯了美国人的一大忌。

那段时间，我暂住朋友家里，美国人的阳台上几乎从不晾晒衣物。并不是美国人不爱干净，在一个家庭里，家庭成员通常会把每天换下的脏衣服、脏鞋子统一放在一个很大的收纳篮里，到了周末再进行大清洗。洗好的衣物直接放烘干机里烘干，绝少拿到阳台接受阳光的暴晒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很少会把外衣、内衣分开洗，甚至会把脏鞋子和内衣放一起洗，他们的理由是烘干机带有消毒功能，这让我或多或少有些瞠目结舌。我受不了这些，坚持自己每天洗衣、在阳台晾晒衣物的习惯，弄得

朋友不以为然的直摇头。

美国人吃的东西就那区区几种，可厨房用具却琳琅满目，一应俱全。我在朋友家的厨房里会经常拿着不知名的餐具不知所用，傻帽得可以。实际上，朋友家的饭菜很简单，一般是水果蔬菜沙拉配各类烤肉、奶酪、面包，再就是各种甜品点心，直腻得我胃内抽筋，耳里老幻想炒菜时菜下油锅时那一阵“滋啦”的美妙音响。美国人家的厨房很干净，油烟很少，电磁炉、电烤箱、微波炉就基本满足了他们生活所需，你想在他们的厨房里找出一口炒菜的铁锅，那是件很难的事情。我忍不住了，去超市买了口铁锅，拿回朋友的家里，把它架在电磁炉上，郑重其事的炒了一个纯中国式的青椒土豆丝，美美的品尝着来美后的第一顿中国菜。朋友用叉子叉了几根品尝后，竖起大拇指：“好吃，好吃！”

一个人眺望

✿ Catalyst

海风的味道是我想你的记号。一题记

21岁生日刚过，就是8月的尾巴。时间被生活分割，忙起来仿佛一个绵长的午觉醒来暑期已过去。最近都不动笔，想写点什么脑袋里就跳出好友说的“矫情”两字。

想想也是，于是就连去厦门的流水账般记录行程的游记都没憋出来。

几天前朋友和我诉苦说压力很大，怎么放松自己都安定不下来。我想起自己此前的厦门之行。无论在列车上还是在住处，安静的意大利餐厅或是热闹的沙茶面馆，稍微停半刻就会走神，心里揣着的事情在哪儿都会蹦出来，对着自己奚落一番。从前压力大内心烦躁之时都会选择去打球，在全身心的紧张中忘记掉那些事情，用一种紧张覆盖掉另一种紧张吧——我更愿意称其为逃避。顺着弯弯曲曲的海边木质小道走了一段距离，越走近海兴奋越是难以压抑，海浪拍打着脚下的礁石，我仿佛回到第一次看海的瞬间，在这个只听到海风和海浪声音的地方，无论多少愉快或悲伤都消散不见了。

住在莲坂北，出门就是一座天桥。在上面驻足，瞳孔在霓虹灯光中扩散，一直站到桥上摆地摊的小伙收摊才走回小区。一早醒来搭乘公车到轮渡，和师妹碰头后前往鼓浪屿。外面的总是最光鲜亮丽，踏上岛上就是一条美丽的青石板路，左晃一个景点右转个弯，走进鼓浪屿的居民区就是破旧的居民区，一两座房子就划成了城市中的一块街区，老人领着小孩在外面闲逛，岛上的学生搬个板凳在路边画画，路边小店的大妈在不停的吆喝。一时间我觉得这样在岛上生活一辈子也是幸福，游人的生活与我无关，这里白天热闹夜晚安静，这里人来人往却无城市里交通的纷繁，这里生活看起来不富足却貌似平淡。

从居民区走到商业区，在一家店前驻足。“给未来的自己寄明信片”，于是拿了一张开始短信询问好友地址。写完走出店门才发现忘了自己，犹豫着要不要回去写一张，终究作罢继续前行。尝过一家家的小吃，在尽兴离岛之前发现地图上标记有林语堂故居，折返寻觅；穿过一条条的小巷，站在一个破旧院子里，除了蝉鸣再无声息，房门未锁，越过窗棂却是灰尘堆积的空屋。失望而去，乘渡轮返。

离开厦门的那天中午，在步行街书店闲逛，和你发短信。你俏皮地说，我看到你了。

我心里默数，已经半个月不见你了。回来的火车上，和你有一搭没一搭地发短信。回来后就梦到陪你在海滩上看日出，你说哇好有感觉。你抱怨着，检查了几次都没看到明信片。假期过去的那么快，一个转身你回校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。每天坐在书桌前，放着书却看一眼瞅一眼手机——手机设置并不是静音。而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像初恋这件小事中的《Date》那样周一等待周二等待周三不来周四无奈。生日那天，收到第一条祝贺的是你的短信让我开心地彻夜不眠，我一直等待着。

前些天室友回国相聚，火车略晚点，于是就在出站口踮着脚尖盼着，看着一波波的人流，在中间寻觅熟悉的身影。踮了一个小时，当人出现在视野里，也就忘记了翘首期盼的那微不足道的累了。

在等待中看到了你，微笑着面向我，和往常一样。我想起你曾经收拾着书包，斜着头傻笑，然后匆匆走出教室。我还会像往常那样等待着。

我还会去厦门，去那家小店，只给你寄一张明信片。

我一直在等待，我一直在眺望。



一鉴亭 副刊 第384期 也西湖畔合欢花开 摄影 舒卷

珍惜身边的人

——遥祭我的姥爷

✿ 曹宁

发愁，却也无可施。妈妈看到姥爷臃肿的样子，总会泛起无名之火，不住嘴的吵闹。我总是软语相劝，倒也有些效用。

有一天，雪化完了，只是天上阴沉沉的，太阳缩在云层里，只偶尔露一下头。有些冷，姥爷便躲在屋里，坐在凳子上打盹。我突然想写一写他的经历。于是鼓起勇气，来到姥爷屋外，在门口的小凳上坐下，对他说道：姥爷，你没事就跟我讲讲你过去的一些事情吧？我想写一些关于您的东西。这样您百年之后，您所经历的旧事或不至湮没无闻（我的措辞颇具书面化）。姥爷一听，倒来了兴致，两手虽然仍旧互插在袖子里，头却抬了起来，身子也坐直了。问我：你想问些啥？我说：就是你以前经历的一些事情啊，解放前、

解放后，怎样怎样的。姥爷抬头，眯眼看天，说道：唉，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——

那个时候，我还小着呢！兄弟四个随着老娘从北方逃荒而来，一路南下，直向这边的山沟里钻，荒年土地不养人，山哪能养人啊？一路乞讨，到了舞阳县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暂时有口饭吃，就住了下来。老娘弄到一架纺车，倒也能养活了一家子人。记得那年我7岁，小日本来了，开着卡车，端着刺刀，进村子就乱砸乱抢，进到我们院子，我老娘正在纺纱呢！我们兄弟早就躲进了废弃的红薯窖里。日本兵进门拿着刺刀胡乱比划，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些啥，看我老娘只顾纺纱，并不理会，那兵举刺刀将纺车砍成了数截。

砍完了倒没有继续发作，左踢一脚，右踹一脚地走了。我老

娘看着破碎的纺车，只是哭，于是我跑出来也跟着哭。三个哥哥倒没哭，只是愤愤不平，骂鬼子蛮横。

讲到这里，姥爷有些走神儿，我不出声地候着。

随后，像是回过神来，姥爷便讲其后的遭遇。日本兵走了，接着又是内战。大哥落户在当地，娶妻生子；二哥莫名其妙失踪了，直到几十年后一位连长回来探亲，才得知当初被国军抓了丁，后被俘虏，转做了解放军，竟做了连长；三哥脑筋有些毛病，在二十七八岁上上吊死了。姥爷自己则在老娘去世后继续向南，沿路乞讨为生。最终来到春水镇的一个山沟里住下。

解放后的事情，姥爷就没再讲了，我也大致知道一些。他讲的很简短，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些事情，觉得很高兴。看他累了，我便走开。

这几句话自然不能算是我践行了当初的诺言，只是略舒心中郁结。其中故事情节有部分臆测的成分，或许对先人不敬，但以故事读之，却不重要了。

请珍惜身边的人吧。